

【名家印象】

山东走出的百岁圣裔和她的“百岁体”

□常强

2016年的第一季度,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两次踏入一位山东籍百岁老人的家中。

老人居住在北京甘家口商场增光路北沙沟的一幢普通居民楼内。与京城其他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相比,这幢楼房显得有些老旧。这座楼显然属于老式居民楼,但可以肯定,几十年前,能够住进如此楼房,也算“贵族”了。

其实,这位老人乃昔日名副其实的贵族,她便是孔子第77代嫡裔、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二女儿——孔德懋老人。孔老于1917年生于山东曲阜,今年正好虚岁一百岁。

孔令贻共有三位子女,按年龄排序为:长女孔德齐、次女孔德懋、独子孔德成。孔德齐去世很早,孔德成于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从此再未曾踏上大陆。所以在中国大陆,孔德懋老人便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孔氏嫡裔。

孔老一生经历坎坷,早年婚姻并不如意,还经历过各种政治风浪和社会运动,据她回忆,她还曾于过挖防空洞,从火车上卸石灰、在砖窑烧砖、扫马路、为他人洗衣服等杂活累活,为了养育子女,维持生计,历尽苦难。著名作家李木生先生评价孔老的话很中肯:“圣裔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早已不再是纯粹血统意义上的传承,而是混合着贵族与平民生活、杂糅着家庭与民族命运的血脉。”

孔老早年生活在孔府之中,尽管国运衰颓,但依



“百岁体”,这是一种靠整个生命来书写的字体,一种由道德与担当所支撑的字体,一种饱含着关爱与期待的字体。

旧能享受贵族的生活待遇。曾经,孔府作为“天下第一家族”的嫡脉府邸,受到历代君王眷顾垂青,不断受到赏赐,可谓皇宫之外的一个聚宝盆,财宝简直不计其数。据记载,孔府里有一座长年闲置的后堂楼,因无人居住而成了野鸽子的栖身之地,地上堆满鸽子粪便。孔德齐出嫁几年后,一次仆人打开了后堂楼,竟意外发现在鸽子粪便中散落着许多金银珠宝!孔府富裕,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之后,对孔子及传统文化的拨乱反正工作也逐渐展开,孔老渐渐为政府所重视。她也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为孔子文化事业的发扬光大而不断鼓与呼。孔老在儒学界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且她为人热情、儒雅温和,颇有传统君子之风。孔老是全国少有的终身制政协委员,据说这还是当年邓小平特批的。

孔老还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创立和发展的见证人,目前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荣誉会长一职。她对山东感情特别深,尤其期待山东的客人造访。之前她曾多次为孔子基金会题词,2014年,为庆贺基金会创会三十周年,她特意题写“厚德尚道,三十而立”,如今这幅字悬挂在笔者办公室的墙上,抬头便能望见,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同样是一份激励与劝勉。

在探望中,听到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大老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大家还这么想着我!”中国孔子基金会王大千理事长安慰道:“您健康就是工作,就是最大的贡献!”

这一次,她再次为中国孔子基金会题字——“再接再厉,弘毅道远”。单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或许孔老的字已说不上美。在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106岁时,笔者也曾

专访他,之后请他题字,老人写下了他常说的那句话——“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比对孔老和周老的题字,再联想季羨林先生近百岁高龄的一系列题字,不难发现,他们的书法已经很难再归入哪一种标准字体了,似行似草,却难以归入行草,不妨将百岁学人的字统统归为“百岁体”。

“百岁体”,这是一种靠整个生命来书写的字体,一种由道德与担当所支撑的字体,一种饱含着关爱与期待的字体。这种字体,已远远超越了艺术上的美与丑、雅与俗,是对民族文化最高礼敬和对后继之人的最好嘱托!

古语曰:人活七十古来稀。在生活和医疗水平远超传统社会的当代,寿命至九旬仍属难得,若能像孔老这样思维清晰,由人搀扶仍能缓步而行,则更为难得!最令人惊奇的是,孔老至今头发乌黑,整体气色全然不像百岁老人。难怪有人说,孔老的高寿,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做了最好的说明。人人都期盼长寿,羡慕子孙满堂,但这绝非易事,长寿其实就是一个人一生中一切优势的交集。生命中哪一方面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也不可能换来长寿。

孔氏后裔中不是还有百岁老人或许我们很难知晓,但其嫡传后代中,孔德懋老人却是唯一的一位。返途中我默默祈祷:希望孔老可以不断破自己的纪录,为后世留下更多的“百岁体”!

如今,提起“雨神”,年龄小的粉丝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萧敬腾,但在泉城更多人心目中,恐怕会和周华健联系起来。周华健曾经多次来济南演出,每次都遭遇风雨,但他总是风雨无阻。

周华健的济南首秀是十六年前,时至今日还常被人说起。这是因为那场演出在泉城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泉城首场成功商业运作的大型歌星演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演出是在风雨中进行的,数万人冒着风雨,在露天的省体育中心体育场听周华健唱歌,那风雨无阻万众狂欢的场面至今想来还让人激动。

记得那是1999年8月,我作为特邀记者全程跟踪报道周华健济南演唱会。当时济南演出市场特别冷清,很久没有大型明星演唱会演出,因为此前有过几场明星演出都遭遇了“滑铁卢”,赔得一塌糊涂。周华健这时候来济南演出,是继续赔钱赚吆喝,还是开启济南商业演出市场新路子?这些疑问特别引人关注。

周华健到达济南的当天,我随主办方去机场接机,并商量好找机会做专访,周华健一下飞机就被乘客和记者们认出来,大家争相围

【明星那些事】

周华健：风雨无阻唱老友

□闫循华

观、拍照、握手,周华健来者不拒,在出口引起拥堵,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只好出面把他隔开,并簇拥着他快步走上接待车。我和主办方协商好,已提前等在车上,周华健一上车,我就迎着他打招呼:“周先生您好!”周华健微笑着说:“你好,不用叫周先生,叫华健或者大哥就行。”我改口道:“华健大哥好!”周华健点点头:“好!好!”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采访就这样见缝插针在机场到酒店的途中完成了,因为周华健那天日程安排很紧,中午到达酒店,简单午餐,接着去现场走台,走台后就要化妆,准备演出。

演出前一天门票已经销售一空,但天公却不作美,演出当天下午一直阴云密布,雷声隆隆。演出即将开始时,下起了大雨,但场内已经坐满冒雨而来的观众。我穿着临时从小贩那儿买来的简易雨披,在后台和内场穿梭采访,现场所有人员最关心一个问题:演出还能进行吗?大约30分钟后,雨渐渐小了,一直冒雨静静等待的观众鼓起掌来,现场灯光暗下来,音乐声起,周华健打着雨伞大步登上舞台,伴着大家熟悉的乐曲,在雨中开始演唱《朋友》、《让我欢喜让我忧》等。当周华健唱到《风雨无阻》时,观众和他一起高唱、呐喊,整个体育场成了万众狂欢的歌海。周华健就这样顶风冒雨唱了整整150分钟,演出结束时已近深夜,观众仍意犹未尽,周华健多次返场、加唱,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如果说周华健的济南首秀让我见证了一个明星的实力与魅力,后来我参与策划组织的周华健其他演出则让我认识了一个极具亲和力的老朋友。

2007年10月27日,我受命负责举办齐鲁晚报创刊20周年大型明星演唱会,我首先想到并邀请签约的歌星就是周华健。周华健那时正忙一个全国巡演,演出日程已经排满。我通过经纪人找到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做了介绍,说起1999年的济南那场雨中演出,说起齐鲁晚报读者希望报庆时听他这位老朋友的歌,周华健和经纪人认真商量,修改了档期,答应来济南。

演出当天上午,周华健和其他应邀参加演出的歌星先后抵济。下午走台时其他歌星大都是助理代替,周华健却亲临现场排练。现场化妆间只有一间较大的贵宾厅,其他都是普通间,两位年轻歌星的助理为争用贵宾厅互不相让,周华健到场后直接进了普通间,年轻歌星的助理们见状就不再争吵了。合乐排练时我问周华健:每首歌都完整地排练一遍吗?他说:都要唱一遍。他一边唱,一边告诉音响师调音,每首歌都一丝不苟。

说来也巧,这场演出又一次遭遇风雨。排练时天一直阴沉沉的,风雨欲来。排练结束后,在送周华健回酒店时,我说:“可能要下雨,华健大哥每次来济南都有风雨相伴。”周华健说:“真是巧合呀,不过不会影响我的演唱,这种露天的演出遇到下雨也是常见。”

晚8点,演出准时开始。歌星们陆续登台在风雨中放歌,周华健最后一个登场,但他提前30分钟就冒雨来到舞台下候场。我劝他:“雨大风凉,先回化妆间休息吧!快到时我们叫你。”他笑笑说:“我先感受一会儿。”他看着排在前面的蔡依林唱完最后一首歌,在主持人和观众的共同呼声中,脱掉黑风衣,身着白色晚礼服,打着一把红雨伞,大踏步登上舞台,全场立时响起如潮水般的掌声。只见周华健扔掉雨伞,高举双手打起节拍,和大家共同引吭高歌,把演唱会推向最后的高潮。由于他的精彩演出,一场普通的庆典晚会演化成歌者和观众共同的心灵与激情的交响,一场恶劣天气中的露天演出成了年内省城最大规模的文化盛宴。

寒风中的雕像

【心香一瓣】

□刘恒杰

——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每年冬天总要患一场感冒。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元旦前,因体育课上出了一身汗,风一吹,又感冒了。放学回家后,母亲将她的额头贴在我的额头上,烫得很。她赶忙请来村里那位姓张的先生,一量体温,接近40℃。吃了几天的阿司匹林药片,打了几天的庆大霉素,体温就是降不下来。母亲不停地向炕边的火盆里续着柴火,并给我盖上的三床棉被,还冲上温瓶,可我还是冷得浑身发颤。姓张的先生说:“要赶紧托人去公社医院买青霉素,要不体温降不下来。”

父亲和队里的社员都在长埠岭上造大寨田,请不下假来。母亲就把我锁在家里,去公社医院找一位远房亲戚买药。

我躺在炕上,听见北风在屋外呼呼地吼叫着,风打在窗子上,就像是外面有人在用拳头猛烈地击打着窗棂。公社医院离我们村有十五里地,而且要跨过羸水河,河上没有桥,母亲怎么过去?夏天时我们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公社驻地参加过批斗会,河水的水没到膝盖。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母亲在轻轻地叫我:“宏儿,醒醒。”

我努力睁开眼睛,看见那位姓张的医生又来

了。我听见医生问母亲:“大婶子,你两条裤腿上怎么全是土呀?”

母亲说:“从羸水河面上走,没想到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了,两条腿全陷在了里面,我爬上来,棉裤都湿透了。我从麦地里岔过去的,路近,尘土都粘在裤腿上了。”

我不住地哽咽着。母亲以为我是害怕打试验针的疼痛,抚摸着我的头说:“别怕,你大哥打针一点也不痛。”

透过教室窗子上的玻璃,我看到北风裹挟着鹅毛般的雪花在空中旋舞,杨树的秃光秃的枝条也在狂风中来回不停地摇动。教我们数学的一位女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轴对称图形”。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外面轻轻敲打教室的门。那声音很小,但还是使教室里一下子变得更加寂静。同学们都抬头向教室门口的方向看去。女老师放下手中的三角板,走下讲台,拿开顶住屋门的扫帚,打开门。风卷着雪花一下子涌进教室门口,教室门口外面站着一个人——

我听见母亲说:“老师,我儿子是在这个班吗?”

数学老师问清了姓名以后,说:“是。您有什么事

吗?”

母亲说:“麻烦你把这本书给他。今早他走得急忘了带,别误了用。”

说着,母亲从她棉袄的大衣襟里抽出一本书来递给了老师。母亲对老师说:“麻烦你了”,就转身走进漫天狂舞的风雪中去了。老师关好教室的门,走到我的身边,把书轻轻放在我的课桌上。

那是恢复中专招生考试的第二年。而今,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母亲留在那本书上的体温,却一直温暖着我。

三 师范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了莱芜市北部山区的一所山村小学任教。小山村离家有九十多里路,学校的条件很简陋,冬天,办公室用来取暖的是用砖坯支起来的土灶,烧的是无烟煤。

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吃了午饭以后,我就要回学校去。我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家门,下了一个土坡,便骑上自行车沿着麦田间的道路向北走去。那一天的风可真大啊,我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可那自行车就好像有人在后面用力拽住并向后拉一样。那一天的风可真凉啊,吹在我的脸上就像用刀子割一样。我骑一会儿又推一会儿,艰难地向前走着。挂在自行车把上的提包

里,装着母亲为我炒的一瓶咸菜和十几个馒头,风